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存稿卷之一

江西汪石琴家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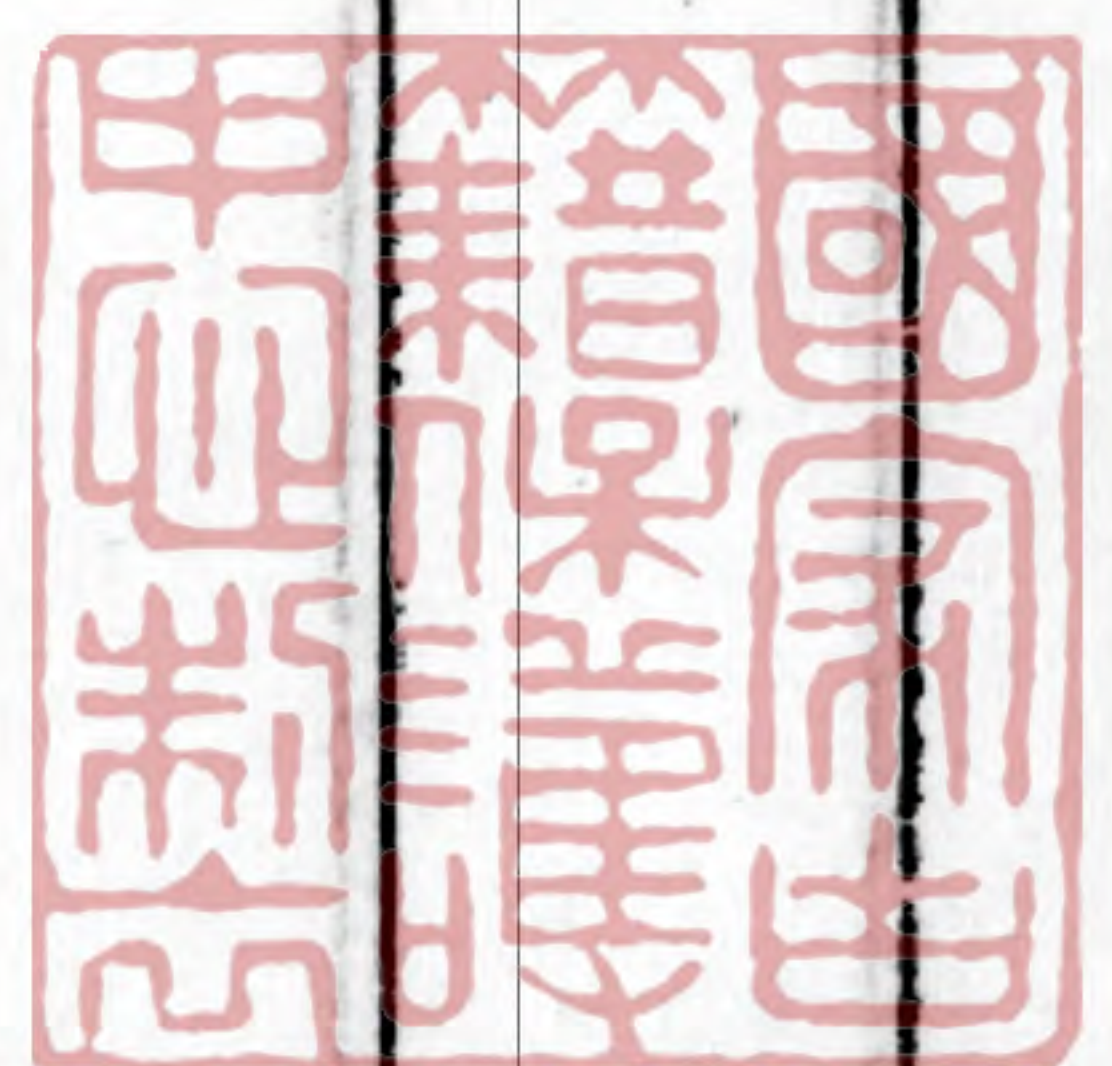


禮質序

山業序

橫谿錄序

氣



國表序

氣

應社十三子序

龍壺稿序

氣

夏膚公稿序

徐錫餘稿序

彭燕又稿序

行卷扶露序

呂賡虞稿序

錢仲芳稿序

朱彥兼稿序

大易文苞序

後場名山業序

行卷香玉序

鄧石函稿序

試牘正風序

顧重光稿序

洛如社序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七錄齋集存稿卷之

江西江石

大

長樂縣



禮質序

婁東張

溥西銘著



禮記之得列於經非得已也及今而為學者之
通尚何哉蓋三禮之名本繇曲禮儀禮周禮而
設而諸記不敢竝者義也行之後世從乎周禮
儀禮而不能止從乎曲禮之二篇而有所不可
不得已而取戴氏之學以明禮之備則時王之
為令也其所以不能與不可者何也周官三百

六十上法天行意務深廣後代之士本以為用則多矯世悖時其曲指各說難於畫一非一日矣儀禮正乎舊典周衰之時播絕不揚君大人之論亦鮮有存者卽十九篇之書饋食有少牢而無太牢也聘有公食大夫而無公再饗大夫也有王覲禮而無朝宗遇見頰也若夫冠昏喪既夕虞又皆士禮而不備王公國君卿大夫之文安在其爲完書哉曲禮上下二篇謂之經矣而約而不該則學者所不舉也夫周禮儀禮既

以闕失之餘難得其深微之意後人私爲傳會而有所不能曲禮復以篇什之寡不能覆一經之用欲授受更定而有所不可則必求往古論禮之文左右相及可以整一身理家國者爲之表著其說周應而足物不必其備而升而習之大概可具此禮記之所以施於天下也雖然繇前言之則畧繇後論之則詳三禮之書不及包諸記之文諸記之文常得應三禮之說今之以禮記詔天下者非廢三禮欲以詳三禮也自淺

未之倫狃於安常不務遠議遂使一經之言殊
其彼此而古人之制日以曠絕不亦悲哉受先
少學禮而病於今人之爲特拓已慮編聚今古
論禮之書自爲統部合三禮爲一家以正其得
失功已就矣而遂成進士以一方之役夙夜不
遑尚未有以及此嗟乎使受先稍遲其遇而不
成進士卽成進士而不困於劇邑之寄則此書
之被乎來學固已久矣而今之未有以及也則
三禮猶未明乎世也然而受先不敢忘也諸經
之事以序而修廉吏之所可爲也如之何其忘
之也是以禮質之選當代之文備焉而今與公
旦諸子先次其一科之文以行則受先豈一日
忘乎三禮哉雖然禮之爲道口說之尤在身行
之鄧先生之論禮也以孝經爲諸記之原若受
先者又克其事也

此書之序也... 夫君子之有其身也... 必將敬其身居其地也... 必將重其地何則身者父母之所出也... 若以言其地... 地者亦父母之所處也... 是以始生之室老而不... 能忘少之所居雖數徙而能名其處遐國之遊... 周覽山川欣焉忘歸顧念舊邑則感然以悲東...

橫谿錄序

君和天下之信人也以天下之信人紀天下之... 事言四方之風可得而書也斯之為錄胡若是... 其偏歟嗚呼此君和之志所以絕於眾度也夫... 君子之有其身也必將敬其身居其地也必將... 重其地何則身者父母之所出也若以言其地... 地者亦父母之所處也是以始生之室老而不... 能忘少之所居雖數徙而能名其處遐國之遊... 周覽山川欣焉忘歸顧念舊邑則感然以悲東...

山之詩所爲善言人情也至於望城郭而懷昔日高祖之宅先人之里咸得記其水田載其草木猶然孝子之意而已吾觀君和之事其大人也存嗜愛察顏色出入勞苦常若有不能至者繇是推之父母之居君和其忍無書乎於是博諏其鄉所謂大人者猶有存者乎所謂隱德高行猶有佚不可得聞者乎浹日月而謀之踰年而始有其詳彰彰者毋論已下而賤夫小婦一行之善多其話言時恐人之忽之而殷勤以求

其知其志有足感者凡此皆以成鄉黨廣忠厚而大其父母之善也夫不善之人產於名山大川恒以行之不若爲其一國之辱而天下羞稱其所居之地有君子出焉僻狹之士不登其方境之志而常因以聞名於後世然則地之係於其人不亦重乎況乎謠俗風物之紀秩乎有原也是故君子以其德教乎邦之人則稱其宗人次序其譜揚一族之美名先代之器而不爲私及乎里黨益可知已又何疑於君和哉

又千里當蓋一曰賦曰又何錄也或味若
六氣其謂器一於之美各夫於之器而不為保
其入亦亦重乎此平蓋於風吟之也於亦亦
其入亦亦重乎此平蓋於風吟之也於亦亦
其入亦亦重乎此平蓋於風吟之也於亦亦
其入亦亦重乎此平蓋於風吟之也於亦亦
其入亦亦重乎此平蓋於風吟之也於亦亦
其入亦亦重乎此平蓋於風吟之也於亦亦
其入亦亦重乎此平蓋於風吟之也於亦亦
其入亦亦重乎此平蓋於風吟之也於亦亦
其入亦亦重乎此平蓋於風吟之也於亦亦

國表序

魚山先生以政事之暇加意今文所謂應制之
塗同人之義出其中矣於是孟樸扶九聖符因
以廣寄樂善聚四方之業捆而歸於先生取予
之間斷斷如也而予與介生勒貞彥林雲子維
斗葵仲來之亦于諸子左右其政大約觀地之
遠近別其文流積數常多而取指貴少此國表
所繇刻也夫文章之道言人人殊學者欲取而
一之域其煩約采所長而被以有餘之名優所

短而長其未成之美爲之主者不亦難乎然而君子有以辨之矣出材之區不一其處別用之道則存乎人今以天下之大概稱學者舉繩尺而盡責以太上之事議其不能而不予以易至之說則人將虞大道之荒絕而安其舊常苟或泛與謬取不稽其服嚮徂於鄉黨之情而忘其久遠之論則士無美惡咸稱有羣彼此之意無所棄受而賢者不得以表見二者固物之通害也當此而欲廣其教化之端必使人皆明其不

得已多爲之引而終裁以正聖賢之道或有存焉今觀孟樸與扶九聖符高氣勝情通於朋友不憚歷遐阻發懷抱以來千里之駕溯洄溯潏其猶古之思乎不然何其汲汲也夫詠昔日之思賢覽今日之求友卽而稱之豈徒文字之謂乎亦在斯人之倫無乎不淑也是故地有其人入有其文託於道路之遠告以君子之志則與乎斯選者人倫之行無敢闕如已

應社十三子序

予讀郡城十三子之文而有感於應社之道不
可以忽也志成於昔年而事大於今日維斗始
之而十二人廣之迨歛文而加之摩版則仲木
燕胤厥功侈焉凡立社之本末進人之次序無
不可具書也然天下已知之矣則無所用予言
也予所言者言其大者而已其大者不可盡言
則將從其畧而節言之夫郡之人多矣其名能
文好偉論者維斗諸子無不樂稱焉節之而僅

爲十三子之文其數不已闕歟夫蓋有所自也
十三子之中有一家之兄弟焉有世兄弟焉此
以親相先者也有同一師者焉有師弟子同爲
友者焉此以義相先者也以親則情不可以概
以義則合不可以苟此十三子之所繇名也雖
然論親與義而人與文或未至焉其交猶可議
也論親與義而人文之道皆具乎中則諸子之
爲友也固百世之所觀也今十二人之外有爲
維斗之所許者予亦嘗因而許之矣名將成而

釁已見無故而致難於爲德之人一社之士搯
擘拊膺太息而起各欲奮其不平然而爲德者
不忍絕也反而自責以冀其一悟至於不悟而
終不忍絕焉然後知諸子之爲人嚴於大節而
畧於苛怨荀十三子之外有誦聖賢之書行君
子之道者諸子未嘗不厚自誦抑進而與友也
寅卯之間諸子之義亦稍見於天下矣而不必
言也爲子者必孝爲臣者必忠如是而常焉不
如是而卽以爲大變欲言之而無可也故諸子

金齋集 卷一 九
之行日以遠其氣亦日以靜文之深指在乎必
傳而亢壯矯厲之意未或一動使出而謀國家
進退之際夫固知所立矣予之欲言其大不能
盡而姑節焉者此也

龍壺稿序

天下有修之於闇而可得而舉者其文之謂乎
及考其廢興則王國之事若有世德焉何則文
之成就因乎其時材分所出有變有正強而同
之累代而不喻要於齊用則皆顯榮之具也惟
以文繫於人以人繫於世前之發揚不輕而後
之承受有叙篇文之出莫不明德行之流道藝
之本以之推於古者隆盛之驗如家至而日見
未或隱焉吾鄉陸太翁先生之清操淵望一邑

金齋集 卷一
之人聞之矣先生之大人年及期願爲封公者二十餘年而夷靜澹朴姓名未嘗達於有司凡所謂長者之行一邑之人亦聞之矣夫繇兩世之德以觀浸昌之効此子就子堅兄弟所以卓犖於時也子堅賦才強廣鏗訇文苑每奏一義懷經協術志存迢邈而又性尚沉篤踈簡世趨與君烈交善君烈之亡爲之傳其遺文詢其孺子惠好之情無所回改若此者尤非當世希風之流所敢幾也今子堅刻其文成以簡予予讀

而告旨焉於文乎人乎俱見之矣想大明之生東慨六合之廣大而音聲之近得於鄉黨之間則予寬賒之念竊有慰焉且古卿大夫士之賢而老者坐閭門而教學謂之先生子堅之家爲先生者有兩人焉固同邦之所淑也子堅繇其典刑被纓紉而厲人物亦可無慕於扶風之才通陳留之辭綺矣

夏膚公稿序

聞之欲忘人憂者贈以丹棘蠲人忿者贈以青
堂夫憂與忿境之大不可者也予旣被放於境
蓋無所可矣顧取膚公之文坐詠之則憂忿脫
然以離若斯者亦可謂丹棘青堂之贈已然膚
公之爲此則至難也膚公起於淮陰能自樹立
明記書期以變醢養瘠固豪傑可畏者也又久
之不爲衆搖拔情氣日茂華滋有容則維新之
作形焉秦淮之會膚公語予與受先曰余之悲

時而務循道也幾躋於人之口終業業焉弗與之荒予因是益感其義也夫今古之相去若泰遠與邠國東西絕矣非摯好者不能恒爲往來兼之時體便聽習視入人易於聲色去所易而就所難是卽不言欲利而言禮義君子之守也而或一時強忍漸乃移徙又荆公所嘆世之君子僅有其初而已獨庸公確然履方當標季之數感其白過而敬匡乃躬染筆不累此近者吟典籍襲衣裳之徒所未見也且先聖人之法亦豈真絕潢不可杭乎率軌屏穢則致之矣善所致而不豸襲六爲七如或見之則予與周旋豈獨散夫鬱快將有喜樂之詩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徐錫餘稿序

軼興軼衰者文之常節顧承其時而有發隆則
君子之名著乎天錄矣然而學者難之蓋重所
會也是以志在綴文雖綃縠皮戴瓦盜不失乎
榮樂況於育業衍功應清明之舉者乎且物材
本有而自乏其績使錦不爲帛稻不爲齋失之
倍也情懷益忍忍焉若吾錫餘則誠哉其辨此
而恢者也以爲賢人之書不喻於蝠蟲正士之
行不載於臬羽彼捷懾而虛薄未聞被學卽越

金齋集 卷一
苗草以希整轡或世所與有道者耳非時宗之
謂可也夫然則錫餘之期篤誨悃悃弗忘蓋將
以是事爲衣裘饗殮矣露之初星之晚灑然有
雅頌之聲出焉知其虔輦而愛并也酉戌之間
古文始粵枿錫餘卽拔而軒翥其際禮官儒林
好稱之然猶抑已不伐奮於大賢惠世之篇磨
錯彌善乃任天下之嫗媯撫拍靡所芥蒂而用
專其業聽彼瓊琅以察統體固無負於日月在
躬之譽矣矧德積勝於玉生謹約周慎雅性所

安亦美文繇輝也今有君子於此出入不離柴
車草屏服飲不外束楮升水親蕘鑿之役而猷
守焯燿則誼士咸輕槐鼎而下之矣繇錫餘之
道而以時升盛不其人與華而且敦余於是乎
有誦也

彭燕又稿序

以士言文似乎生常然自得難矣獨燕又則加
翱翔焉英分兼辨通非一科及舉散下之蕭穆
護正書之穿落蓋已浸潭優游使觀者入其滋
味難形頌也凡文雖以集衆字示華采要繫之
人身亦一大物古人勉學而有懷於詩之靖恭
正直神聽景福其所謂元吉之思深矣後此者
均常節變鑽研體貌亦盛張其功可以禦乎崖
谷珠玉扞乎雲雷粲盛論說烟縕無非煌煌翹

翹之談不徒聚叢脞期於諉憂而已顧議者失其平度必以辭之細大管乎通塞綏珮之士不句不文已謂爲前憲執脰脯者至焉苟跡在窮巷雖馨香茂實發聞於世亦難有一事之愜當且安知窮巷者之不綏珮也容顏定於一人而美惡生乎旦晚是曷不入天子之庭執仕籍考升降之爲得也哉原其所積先闇行誼後畧文字勢利矜激流趨使然燕又之言此而噉然也非一日矣遵德琢磨不以智相迫身於禮樂而

文亦繇其阡陌始涉伯塗繼乃紆餘中節歸於王風在已博而不有於大道能聚合而無所契本豈猶夫一家風骨者焉吾其祇哉以爲士之墻宇冠冕也

繇篇之繇歸也故散者應後而正者處先原夫天資地文所謂受化養成之道亦有

且安知窮巷者之不綏佩也容顏定於一人而
世宰家長也一覽是曷不入天子之庭執仕籍考
本豈曾夫一家風骨者豈吾其無姑以爲士之
王風去已謝而不肯於大尊前榮合而無所榮
文亦隨其刊削故世自望繼八錄箱中韻韻然

行卷扶露序

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真無有故新此豈
昔人虛爲之辭蓋實觀所致焉身立乎物不搖
其建馭文謀篇之繇歸也故散者應後而正者
處先原夫天質地文所謂受化養成之道亦有
序矣寧復可下上簪履顛倒衣裳哉若吾夢崔
之與夢明夢文誠哉其深於本者也以學內治
而美業流湊稱兄稱弟正於家矣於是有人
之書及物之惠克充乎其盈也然則習之者考

句而發音援篇而起猶尚未有得矣盍遠以慮
焉淵以謀焉吾始得其聲與繼得其數與終得
其人與庶無負於善讀矣要之得其人難也知
所謂得其人又難也祥氣之聚蔚爲吉士有名
以自表有體以別庶尊之至者著作同焉苟其
非類則自沈馳也不宜於雅而嫉妒發作盛其
言語無聖人惻怛之誠而學五章之刺時亦何
以救哉且人有小人猶細物之中蟲有蜂蠆魚
有鱖鰟若其見之於文卽蜂蠆鱖鰟之遺也童

子遠之矣故君子勤脩身而緩論物卽博於論
物而要不可以越已其人禮也文如其周折規
矩焉其人仁也文如其出入樂易焉不欺於火
滅而後日中不怠不怨於家人而後明王敬之
所謂行之知之不重難哉惟夢鶴兄弟克與道
協整約無累故當可憎而必刪遇大美而不惑
行卷之選固其端也而從乎質矣况覽靡薄必
斯之爲樊也與

呂賡虞稿序

賡虞之文吾友君烈蓋嘗序之矣美情動流景
與事愜歡然筆之而成紀焉固其致也及今而
賡虞之爲學日以疆其妍富之旨施於文者益
以遠顧念君烈則殂化久矣予於是益恨君烈
之不登其年讀賡虞今日諸篇而樹絲與桐也
然賡虞之與君烈則至厚也君烈旣亾賡虞投
予書凡三焉簡札之間寄惻愴道往故恫乎有
友生之情滂霈乎有古人之思予內服之知賡

虞爲人非猶夫時也夫存亾之際同於窮達而
理少變化故窮者可以達亡者難爲存賡虞能
貞志於斯會則天下無可以易之矣客秋之試
賡虞勝矣而復乙同類傷之然予不爲賡虞重
但也君子業爲其可恃而感因其或有使賡虞
之遇以氣炎者當之必有內熱外虎之憂矣惟
賡虞坦焉以和洛誦不輟而抗行前士卽來大
通固無所根蒂於懷中也故士哀不遇尤哀於
似遇而大有不然而獨不可以難道德之徒此

又君烈所言士人之御境如聞瞽者之論星合
不合皆可聽也今賡虞出其制義以行而欲予
一言識其端嗟乎賡虞令往之日不乙其卷則
諸篇者已粲粲乎新家矣而戚速靡定故君子
終不敢越已而遐驚也予旣切賡虞之篤懷君
烈而又引君烈之達言繫乎其文以喻賡虞之
所際爲相慰也爲相勉也

錢仲芳稿序

繇文而之道論其遠近所謂伐柯者非與何今
之判絕也內無高符而好言恢廓事之不幾無
具甚矣顧身不信媵慮朋友之有辭則稱于比
戈焉余益哀其爲自討也彥林仲芳兄弟起於
梅里正躬帥俗喜進賢茂而越人多攻之謂可
麗郵罰介生與予將附法比抱中孚之爻而當
貝錦之詩信有然矣夫誹怨之來謝之非已之
禮爭之非人之情故磊磊軒天地者不與之辨

金匱集 卷一
三
嘿然而已又因以生敬既完而懼考亦慎德之一助也雖然貌是者不終是貌非者不終非故越之人能稱彥林兄弟者徃徃而多也仲芳蓋語余矣曰予嘗父事彥林兄事子敬夫彥林雄達高放簡棄衆士然向余開序胸臆每言已豪傑而仲芳爲大賢進之則聖人之容與操也軒之輕之將北面焉乃仲芳則抑抑於家之有範而簞誦不窳誠之爲道先立於兄弟之間矣若子敬則又余所拊膺流涕思焉而隱也侍其大

人而之於道之於都之於獄而之于死之日惟辛與荼備之矣喪歸而廬墓焉屏妻子不一見終日孺子泣也以死父之視子子之視父於忠孝可謂全矣予讀彥林仲芳兩人哭子敬詩悲其甚於叫號也夫亦與子敬兄弟也夫不知其人視其友予不識子敬而觀於彥林仲芳所爲哀死之詩旣習彥林仲芳而又觀于與子敬之爲兄弟則益有親焉故越人之諱言子敬者多與彥林仲芳相難也其能道彥林仲芳者多傷

魏先生父子知節義輕勢利之徒也不亦可以
徵類歟仲芳所著述有兩浙忠臣錄名言日牋
諸書重寓德義之指時文特其概也然而皆繇
乎中亦將以觀人之好惡區賢佞焉余烏能無
說哉

朱彥兼稿序

彥兼吾郡真孝廉德升先生之長君也其年典
謁卽囊括文雅能著賢者之說楊子維斗身爲
士范與之歌伐木焉徐子九一朱子雲子淵今
冲勝出於德升先生之門與彥兼誼又兄弟也
夫是三子者重五倫之義敦六行之說其自爲
治詳矣其觀於人備矣然每稱彥兼卽頌嘆交
發流賞極情繇是知美士之感深也且德升先
生之與景文周先生四方之士能言其誼矣出

入連影惟沐浴於仁義樹本楸矣而必以及人
所謂古之大賢者非與顧德升先生久頓公車
不能明其孚尹景文先生之德業已河潤天下
而身被蝸譖貫虹之氣折於獄岸天道何居焉
然不踰一載元兇授首景文先生之志暴於朝
廷而德升先生亦得謹身侍養克盡其色顧瞻
階前則有彥兼之英博貫浹古義時時發言忠
孝之指明於皦日不可謂非報也且景文先生
既逮之日有徒洶洶予所不忍言也維斗九一

諸子躬扞大難發公正之憤幾不免於對吏而
二三膏唇之伍持說搖動縉紳洪恣羞於市人
德升先生以夙行犯忌將被飛文焉誠哉其吾
道窮與要之繇今之治而思前之亂則當日之
松栢不可以不貞也不然至於今落矣此予讀
彥兼之文而念往思來不勝有填膺之涕也往
者爲其難來者爲其易死生之際吾黨所當重
勸也卯之春時猶蒼黃也予曾登德升先生之
堂焉卜室山逕截茅爲關同於隱士之廬而父

子誦詩書尊賢慈卑言孝悌悌貊貊在險能安
予知其深於乾坤之初九矣歲月無幾而彥兼
之學日以宏遠德成而藝成若是乎有序也夫
君子之礪躬慎求其全而富貴福澤不言所應
然繇此推之亦有可知矣

大易文苞序

覽揆大易之始究亦可謂隱焉矣周官大卜有
掌筮人有辨咸以三易爲根著顧連山則稱宓
戲與夏歸藏則稱黃帝與殷雜志有司馬薛氏
之注而本書乃劉炫所僞作是雖八卦六十四
別猶之連引攸女常娥之誕其同兩壺兩踰弗
載於世固其所也周易發臧定基增通轉序繫
王命之端其義周普號爲人易而或云因於伏
羲列山之河圖又傳汲冢古書別有陰陽說則

河之稱凌雜及漢人各爲家田王丁楊以訓詁古義分授受謂紹商橋之絕學宮與民間之說俱起分爭求立斷置博士者莫能據正且以易爲卜筮之書傳切災異緯辭林繇競相述造所云海中巫咸之說植釀過於九師矣晉魏之間王鄭注行亦互盛衰自宋齊與河北異尚隋士喜王學之近而唐弗能改義疏雖廣古法浸微求能刊野文補逸筮習人事以尋天道者終唐之祚寡有其二宋多治經達理之儒搃關緝播

各致其用凡易所著先天太衍太易太玄以至集注圖義歷紀音畫揲著物象之學罔不張具然神明者繇之權輿鈐鍵立言制行處已治人常變有度其下乃困於小衍不能備執筮之有司則九篇六篇圓星方土亦曷潔如也况今先士不存衆家毀則

國初崇德臨海之學颺流盡絕世畫爲發策決科者亦厯口本義而不審翔實其於書之辭變象占畫爻位虛互反飛伏乘承比應諸義例咸

金齋集 卷一
三
齟脣宛舌弗能班班顯言卽引觀白巖所注猶
之岑霽林禍字義罕識又安望其檣柱外家出
東武子仲一等哉夢崔兄弟廣肝厥中文實喻
海將液洽六經一起盪滅之法而大易尤所世
紹刪夫蒲譚以開區霽令辨者熱服於是鈐括
四方之業正本理末板飾而出且易者管三成
德爲道苞籥而聖遺賢發亂極先太易文弊從
巨包夢鶴之名其選者務周於象天計曆立符
期節變化類跡繼鏗鏗之聲折嶽嶽之角雖穆
王所筮越伯所做不得以窾者高焉則余懷之
焯灼於近言十二篇者茲蓋可以有古也

後塲名山業序

作文之難未有甚於爲古也義非一經而風憲
繇世飛唱揆詞之餘酌夫海筆有言獲留若圖
鐘萬故昔者鄭重其指不立寬科先釐斯人以
定篇作使家爲品比則亦巡島望瀾寶鮮盈尺
矣又今不用以應舉高門脩庭逮夫衡蓬之子
皆絕言提時之流通止敷論對策表判四六言
爾然詳所謂研玉名理用物謀事與思內施外
之義制度崇茲紳冕不輕幹議且各仰經目以

自立論語追記微言表記謂德見儀策雖盛於西漢晁董公孫以前古之造士已有選事考言之鉅體咸斷自生民廣其興樹視彼零雨之章朔風之句不徒用高氣質也國初上稽古制建立文舉察言行以觀德考經術以觀業試書策騎射以觀能策經史時務以觀政事又患士子綴采縟繁倚擴聲病論限二百字以上策限千字以上表式於退之賀雨子厚代公綽上謝兩篇皆質訪實用不務虛文乃越時潛蠹規鈔失

常語或粗俊於口卽已云有施之於事無細水短材之益抑未知於所謂純正博雅優柔昌大者何等也夫同文底績所以大理利書啓衷所以廣化然必格之於人身始可畢其一塗故詳周禮師氏之制三德三行德有至敏行有文順而皆以孝終始春秋王道不綱其公侯之霸者亦脩軌里連鄉之令以正月問於鄉長自後賢良孝廉進士明經代爲輕重中所稱圯則無若九品中正而九藥非人贈詩失時細碎之過不

列榮伍猶不失閭胥族師遺意獨於今則人言
龍蒙體雜弗刪行不稱於宗黨文不合於論思
而肆然有爵祿之心程士者快焉禾莠不別使
其通籍卽已金毳方艚縑珀兼兩衍達夫權強
而堂堂之處子顧難自甄弊老鶻冠鮮窺於耀
名之所在至有光不陽固犴重起則俊茂挫折
必無遺諤昔賢悲已之有疾不若婦人之采苴
於茲蓋十過其厄矣正學方先生躬處盛時卽
患士之易爲恒人擬本六行因質設科王文恪

深休博古之有益於治欲於進士外別立一科
必兼通諸經洽子史詞賦者預焉有官皆得應
之其議悉弘正凱至可扶歷代之傾軛而牽拘
未和暨其甚也愿法不存日以黥淺是雖措翰
者連足繼路亦猶漢博士之雉集晉秀才之麀
與無救於彼迄之杜也介生兄弟師師友友於
三代者久深其道而外至焉采第一代之業根
切美務全其正用繇以匡毗于上嗟皇位之四
星與左帶同聽治於斯矣獨志足文遠哉

與大帶同製... 美器全其五... 三分香入... 動其... 香... 未... 之... 必... 新...

行卷香玉序

覽小說家流其言珍怪之品至唐而見侈他氣
旁物不可盡登即良玉之等其稱有西國玉環
左庫藏中五色玉辟邪猪子軟玉鞭之說較之
穆天子傳所引奇異又已隱矣豈有唐之世百
物之精盡出與抑好博衍恢蕩者為之辭也友
人呂賡虞與浦君屏兄弟櫛比丁卯行藏諸義
寄其風爽而各從乎香玉蓋亦繇此科矣夫李
輔國柄用之時楚州刺史奏有尼真如恍惚登

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其表編於正史而
辟邪之文頗無所據或又言太宗於晉陽宮得
玉龍子遺於玄宗遷蜀之際失之矣後獲之沙
中復爲輔國所竊兩者難以質言其是要之輔
國之事不足道也然卽其文而考之此兩辟邪
者嘗一笑一泣矣輔國惡而碎之卽有絕脰斷
臂之禍其所遺玉屑二合魚朝恩買之後化白
蝶冲天而去若是乎香玉之不附權倖有正人
君子之義焉以今大懋正誅貲藏錄入官府計

其所儲瓌瑋必有陸離於斯者而上刑已服無
可着身則當威福燻燿佞人輻湊之日彼家之
寶物相與笑且泣之亦已久矣笑且泣而碎之
物自得化而人已支裂又如斯矣夫良玉比德
君子所以自表而士人之行務潔惡文從滄末
同爲物所泣笑則賡虞與君屏兄弟之寓指於
斯選進退出入栗栗乎有近戒遠戒焉固予所
樂論也

時賢者不能逆以致妍而邪正一形無所遷徙
彼至言常治有餘福惡言常亂有餘禍灰沒之
後襲以爲說變蕃新鮮適應本教猶之君子小
人質已條分俄頃化物亦有猿鶴蟲沙之別也
且能文之君善言天地能文之子善言祖宗是
以昔日之厚德必愛來者之秀氣苟蕩然失節
有無倫之行與不令之辭皆非所以尊先人而
重肢體也今石函承克生以濯漱其身發文英
曜可不謂競競古訓者哉繇此以往光誦日起
暉蔽鳥策文字之壽應居上齒矣然戴墨履式
不敢脫忘遡諸其前亦上功往代之事也予每
懷先世而祇懼臨文儼如不敢躡步故亦正衣
冠簡應對而序茲焉

試牘正風序

詳哉昔人之辨國風也至正變尤反復焉諸侯
無正風風之作繇於天下無王周南二十五篇
之詩在周不得爲變在商不得爲正又以歌各
從國正者屬美變者屬刺間稱二南大槩美詩
亦有刺詩則與十三國無異且關雎一章人更
百世南更萬奏不失爲文樂而說詩者泥於佩
玉晏鳴之歎疑始諸周道缺失見幾而作至言
衰世公子近達事變懷舊俗之思甚有謂南雅

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古止二南無國風乃歸
咎於左氏荀況創標風名之誤若是乎言家不
一厥指難順也受先取以名其試牘選者云何
夫受先端身行慎好惡練學達志見一不正之
人不正之事則濶沐在容有懷橋柱思挺而培
其糾譎聞一不正之言累日烏乎苦傷愁氣內
出其於三百五篇無邪之旨蓋性之也所形爲
論撰必敬以和周乎物慮足乎神聽凡好濫燕
女趨數敖辟之音不稍支繚於中故試牘之選

進退他人之文亦務從其質辭條旣舉心無散
動覽記膏腴皆情禮所寓卽或經組相錯不禦
時賢以一概托於太師採風弗遺衆國之義要
本溫柔敦厚爲訓如鄭有緇衣秦有小戎駟鐵
美君人之德變而正者則庶幾矣且詩之六體
隨篇求之有兼備有偏得故國風之格常包雅
頌今詳受先所哀次音不外鄉土人不出列國
其上鋪張勳德辭嚴聲節可告神明次則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餘雖淺近易見悉不失乎

主文譎諫可謂全矣夫河廣言葦航大車言室
穴解者猶以爲民知自防能完中人之善況受
先躬踐大道發聲必依孝弟措言必尚忠實自
燕寢之地及酒食之會開口持誦流連倫紀無
異於稚子歌飽候蟲鳴節使通諸章墨大者中
律小者承響指蓄淵懿將送不竭縱有葛衣紉
屨田里朴人之答問合於燕饗大射房中樂章
亦何參差足云也嗟乎五經鉅文明四星耀審
其尋常之原祇令人是焉不亂後起學者能推
究風教所自則見在諸詩上自商頌下迄株林
以正類盡彼儒者號呶何哉

顧重光稿序

吳在春秋間無所謂文人也原風所自扇本楚大夫屈正則以忠愛惻怛之情流創深雅弟子宋玉景差唐勒盛昌其聲漢有枚鄒嚴朱之徒相與彷彿音節員備後則才俊繼足各欲名家然吳文多歲蕤而柔怨者亦其遺也至繇載已遠忘其祖作以原與楚吳所稱開建者止季子子游而已雖然正則之遇與所爲或不必要其志不可忽也憂患喪亂之時既可庚繹而固情卽

貴仁尚同小祥大康之世天下而既平矣亦無
所容廢之也又其書好惡適中所美者堯舜之
耿介湯武之祗敬所傷者桀紂之猖披羿澆之
覆敗與四子之言相依發固當被在今文焉乃
吾重光世貫崑陽而少長於蘄春則吳楚兼之
矣夫南人之學時所矜重而又泳其洪源觀於
哲憲此生民之詩所以傳也覽於德之可慕以
窮遡文字玉弁金章而無古道者吟詠不列苟
脩身度義遠蘇壤而紉椒桂雖刺草之民亦次

言於久遠況士之圭璧者哉今重光板澤內外
不妄炫飾卽其地所謂蘭溪之蘭三泉之泉無
以喻其潔白復甄於日巖桂巖諸先生之傳書
學行禪家而茂製日登則望楚國之先賢近之
矣予素不練於篇策仰此鴻懃亦僅啣山川而
拾香草然有莊敬嚴畏而不敢荒者亦同志乎
正則之志也

洛如社序

欲以事相難則考理而已欲以文相難則論人而已學者議而知守不資古書老生大小權輿於此矣當今英譽踔起咸能自疏濯造誦說焯燁有光耀殆旭日始旦雖其雁鳴乎而說枳落喜鉤鈿是已而非彼亦未有際斯者也嗟乎物爲各判致性則一彼綸綸者云何正則治否則亂焉已矣歷選前人準敬合和觀容與聽鏗鏘者無論彼言子言家時號爲能豈不欲別才性

以示人利乃墨子本清廟之官縱橫出行人之屬形家逃稽九有亦托詩之陟巘升虛高爲厭衆之藉下爲瞻身之智無不競傳會者知先聖人之不可回也聖人所是而後人思奮越排斥則顏冉哀金躓曾言悲獄岸矣且造聖之門不齊格文章特其隧也然委曲煩重確苦至到究以免人底善爲則苟當世之縫掖有德敏而術鈍行完而韻匱者固當以士相見之禮見之偕進匡坐致嚴事嚮方之意至於情氣驚縱可以

有爲者尤未嘗不曲與資助如十睦之長身敦勸仁讓無關也顧頽下好激之流蔑其旨而疑獨任則雖日陳魯鼓薛鼓擊半而投壺擊全而習射難以訓矣吾友來之仁舉重惻大道懟此狡賓乃建表於醉李以合天下之風楨意尚浩乎至哉其簡書之驪淵也毅而和弗倨自足而怒君子之所志也倘秀造之列復有裏甲而見者乎余將借是編爲嘉籩清酒揖而序友生之雅無用軍容爲矣

何母毛太君六十序

錢昭自先生五十序

龔南虞六十序

王母俞太君八十序

許給諫母夫人七十序

楊太夫人八十序

呂翁七十序

唐封翁六十序

蔡翁蔡母六十序

徐伯母朱太君五十序

錢如春六十序

七錄齋集存稿卷之二

婁東張溥西銘著

同里張采受先閱

何新泉夫婦八十序

都宗人治都以宗禮家宗人治家以宗禮而邦國宗焉王化之所繇始也當其時習而安之者人各循祖宗之德合朋舊之雅雖貴為天子無不明於曾孫黃耆之義長其歡敬而將以文物歲時之間飲酒歌詩未或敢廢夫大年之尊若

斯而稱壽之禮未見於載記則嘗以意度之古者之敬齒凡家之高年歲自爲壽者也今則自四十以往歷十年而始爲壽者也歲自爲壽者其爲事也數則以爲日用之事也故略其文而不書歷十年始爲壽者則時曠而禮重故邦之人無不趨事焉今鹿城何新泉先生偕其配李太白君之八十而寅仲晉叔諸舅翁咸以婚友之誼歌咏發德則其行斯禮也亦已嚴矣夫年歲之稱名雖在人而歸命自天遂爲曆數故嘗

有求神於草木加意於養形者往往不能達於中壽至於妃匹之際盛年結褵欲保其齊齒則燕羽之差池又有難言者焉胡爲乎先生之與太君獨有其遇也雖然其所以致此則有繇也先生家饒於財而惡言其利故生殖之物不存心計而處已以禮稱先王以教其家人而不慕榮貴若其侄比部公之致身通籍賴先生之力以成先生固無與焉太君爲中丞女孫少恭婦學不貴香薰之飾而懷絺綌之義事尊者以孝

而處卑者以寬八十年來閨門之內不聞有責讓之聲而惟謹視其子孫閑以古則而勉之有爲故諸孫無不饜文表異聲滿一序寥廓之翔蓋日可見焉夫觀於先生之一身智能不形適其素朴踐物而安觀於先生之一家則內外協而少長以順若此者游於天以待後之寵美者日升而形常不搖又何用吹响吐納爲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乎則今之魚魚雅雅有充庭之獻者蓋將望先生於無窮也且王者在上東西之序左右之學必有議養國老庶老者焉溥竊以野人之一言俟其展禮矣

理人之一言於其死歟矣

以古之學也曰諸國未與法者皆謂以

顧母柴太君六十序

宗廟順之素矣

賢父母之有令子固也然而又有言焉君子之
行發於一身及其感應則遲速大小因而相權
純言其身之所處則子孫之事可以抑而不稱
純言其子孫之事則父母之意常有望而不及
若是所謂無子而有子者又曷以焉且天地之
義行於夫婦之間室家帥聽後先一軌要以求
婦德之協則尤難之何則男子之志見於四方
意所欲為得以宣廣婦人之職則以閨門為限

事不大於酒食而義常列於百世苟非嚴操齊
壹無以持其終身之情而順成之饗答蒼蒼者
亦知其所爲之難而示以景福之備則全乎後
者遠矣今觀吾母之事先生而稱未亡人也十
七年於茲而有流玉爲之子流玉之離襁褓而
爲母之子繇母之教未加服而有令名於天下
然則宗人之慶母氏之德又安可盡辭哉蓋母
之生爲上胃故求之者有夫人貞女之慕當之
者有幽室數辱之讓然而學於宗廟則云素矣

是以大門之出日有光問雞鳴而朝於舅姑無
不敬也笄纒以視事於一室羣下之情無不達
也至於兩髦之嘆起於妍飾而高行不衰積其
日月以至於今之六十則歲晏之傷所以爲母
者不旣棘乎夫人孰不有其母爲人之母孰不
有其子故致懷於儀特者羞其重行常憂於天
之不可問而後人之祥不意而至視世之所謂
高大顯融者則已倍之至於有子之不能因其
宗族之序與之以令人以發揚其幽德然後知

金齋集 卷二
天之報施闕而復全於人倫之際蓋三致意焉
流玉與余交不僅在紵衣之列每心推爲士宗
以卜其當世之顯而吾母之徽烈復爲學者所
矜尚竊欲私爲之記書其一通進之禮官而未
能也當介壽之謠宴而先其大約意者慎始敬
終以爲子姓凡今之有婦道者亦慎無爲其易
者乎

徐母王太君五十序

今有介女庶婦懷大雅之志持形守氣不易其
節則與邦君之室卿大夫之內子之有行者有
以異乎無以異也則今有清胄之子與其女子
之子擇義而處耿然以立則與邦君之室卿大
夫之內子之有行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夫語
其賤者事隱而身危語其榮者文顯而志約要
之同其憂厄齊於長久比而稱之君子亦無所
難易其辭矣苟於此猶有難易焉則將變文以

觀之繇其一人而論其一家若其一人之義以
身斷焉可也若其一家之義以世斷焉可也溥
始識方名卽聞瑯琊王母袁太君之弘節表臣
式間稱爲女師迨其後又聞太君之女適於徐
今所謂徐母者與太君之行同故稱王太君者
猶之袁太君焉太君有子曰孝若穆如先生之
所遺也穆如先生以元宰之裔發往昔之德太
君事之三年而生孝若生孝若二年而先生遂
亡先生之志無所見於天下而後者之事悉以

集於太君之身當其時而欲鞠藐孤以順於舅
姑和於室人不旣殆歟况爲之保傳教其成人
名於四方以彰先君之志尤事之莫究者也然
今遠近之士無不聞聲而欲交孝若者則母教
之漸也孝若幼名殊慧始出就學卽有奉劔正
履之風長則綜核經傳涉筆弘遠禮官儒林莫
敢朋齒而原所儀矩母氏之外固無人焉蓋婁
之瑯琊號爲文學之族自元美敬美兩先生克
大其猷天下之士趨之受經而太君爲敬美先

生女孫少所奇愛古文大義口授意說無所不
達至忠孝節義感慨著存書爲憲誠伯姬貞姜
之行亦其性之矣是以歲星常周而風厲彌白
志存於清淨而行不惑於漢譯度所戾止自雲
間而來婁也殆將三十年矣孝若依於太君而
太君又依其母言之於昔日則太君之與其母
母固兩婦也言之於今日則太君之與其母又
兩母也以婦道帥而兩家之爲婦者從之以母
道帥而兩家之爲母者從之則所謂巾櫛之侍
念其葑菲臘日之醮嚴其出入豈獨太君與其
母有之乎凡姓之近者無不化也婁之人士數
上其觴於太君之母矣今又以其觴上於太君
賢者之美度於是乎可觀矣變俗而起其列本
德而勤其後與之論世亦豈過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徐伯母六十序

微者之言可以加於貴大夫之上取其若於道而已矧以之稱尊而道善尤事之不欺者也故自應社之立也兄弟之情父母之戚求所謂彼與此者無之所尊者事尊焉者有善則聞焉子不敢過譽其親以蹈於非誠為友者不敢矐於其素因所譽而譽之以獻其親而多其諂言則夸文不設而敘德惟本凡應社之事父母而善兄弟者其義如是也今君和當母六十之生日

而屬書於溥命以一言抑何言之晚也溥於君和有骨肉之託其交旣不在一日燕游之列而母之行事又爲邦邑之所稱頌微言之溥已爲之矣君和操已帥物務爲賢人之大者其詳不可以盡若以余所聞吾母則誠壽考君子也夫女子之爲行也內有綢繆之結出有擁蔽之儀動靜所形不離閨闈一旦舉而列之君子之林不已過乎然觀母之敬其尊章也順已之父母以孝而相夫子以能也字下之周恤其鄉黨之

以惠也雖古之君子何以加焉且爲母之道慈愛勤厚性所固然而視其子也每不能不介於前後之所出小卞之傷作於后妃况其流之及乎顧母之繼先生而衛其前者之孤也於所生則有甚焉挈襁褓之子而使之成人重之以傳訓隆其費以至於不有其家無如之何而始勉君和於學以竟其志是卽君子當之不無勞困之悲已賢之嘆而吾母備其劬瘁豫以自處則謂之壽考君子不亦繇其性情之至名其本來

者哉然則溥與諸子之舉爵以飲吾母歌其福
履而有言斐然蓋將以歡樂之誠告之尊者非
瞻察於翼翼之子誥誥之孫而加之也是則應
社稱人壽之禮也

沈伯母五十序

今天子改元之二年再四月之八日爲沈母張
太孺人降生之辰年蓋五十矣徵夫歲次當閏
其月適如母生之一歲不已異哉夫天道符於
上則人事應於下凡爲母之子弟者奔走謹舞
圖所以宣美貢情固其職也且易稱鳴鶴詩咏
鼓鐘甚言寥廓之地幽隱之所有聲必聞匹夫
介婦之行義不容沒今母懷大德而膺服寵本
而行之又曷讓焉雖然內則之順母之柔靜敦

孝學於其父母而有之說者不能以盡次也而
爲婦與母之道必徵於其夫若子則母固侍御
沈青嶼先生之元妃也先生以進士起家爲令
新昌以迄今職夙夜在公不忘民艱選茂士之
最者以進於大家頌者載路成宦七祀家無溢
錢寔惟母左右之若所舉才子則吾友崑銅所
謂天下士者是已稽經樹學出其神明三代之
行身爲之而無所震藉故端究訓始依於母氏
不亦盛與夫母以一家之儀被王者之命而夫

子與其子克備其德人倫之盡雖前此之世爲
封君食采者曠然未有見也而溥與諸子之交
於崑銅且以五倫相屬惠愛之情踰於一姓昔
人有言若母吾母知非徒謂之而已是以眉生
聞母之壽走使千里以外不汎濫有及止以告
之溥與諸子溥與諸子發眉生之書而讀之愛
敬油然而起欲衣冠焉登堂而拜焉如見壽母
焉退而思所歌咏則形勢夸麗之辭無有存者
不得已而申之而樸略不概其意若是則千里

以外可以獻於良友之父母者惟溥有心爾然
而列筐與篚擊鼓考考世不多其人哉而溥終
不敢以爲文也至於言念生日加其繇樂稱天
以祝義或在其中焉

吳鎮樸先生六十序

代

古者士之有朋友常比於天子之有公諸侯之
有卿隆辭之况意義各存要之繇而等差其道
大矣故朋友之事非一人主之必先自其家之
尊者謀焉其家之尊者欲爲子之擇其友也非
徒與聞乎故也必身爲之而多致之親見其人
之可與處也然後通姓名具拜問屬之以人倫
之重而託以終身之業若曰自此以往凡吾子
之事不獨爲父母者聞之也朋友皆與有責焉

是以子不告於親不敢私友其友爲人之友者
不得其親之命不敢輕許人以友蓋深欲得賢
者以榮其親而慮不賢之爲親辱也吾社之行
此而取友者多矣若吳子扶九之大人鎮樸先
生者其尤樂道而稱著者歟先生本宋邢國公
之苗裔累代高顯譜文爛如而篤義輕財世有
傳序殆若性然非有所轉移希度也扶九以盛
年大器敷文緯國名於當時天下之士無不樂
與之游復社已興歲月有會道里之間日相逮

也然扶九之有此舉也先告于先生先生樂焉
而後達其意于天下所以爲之者蓋其重也是
以朋友之籍常周萬里以時而集數恒廣湊先
生皆與之殷接發其話言所謂童子汜席長者
俟門論交之禮於是乎備矣退而識其人得其
賢者而不忘則門內之訓有以相勗而歡愷日
進是以孟樸之言曰鎮樸先生之爲父也扶九
之爲子也復社諸子之爲友也於人事可謂略
矣而五倫則詳於出門之求而謂遠矣而取指

則近前此之人視之多有不給者焉是非奢爲
之言也大道之戚在乎無徒而斯人之傷歸於
謬予侈之則已甚也約之則已失真也先生明
乎此以教其子扶九明乎此以事其父型躬論
物登其兩術而去其兼疵則朋友之理助乎家
庭者深矣卽今先生六十之生日四方畢達推
高曾之源流揚當代之隆問以致賀於先生而
先生紆方服召子姓而受之則一時之冠蓋孰
有先之者乎予雖留跡汝土亦踵繼同社雜進
末言要以志慕人倫慶其齊契蓋不待觀大養
手他日而後知父子之至也

于斯日而對映父于女至也
未言要以志慕人倫變其齊矣蓋不卦購大養

侯太夫人八十序

往者啓東侯公之立言於朝也諍辭而不同義
形於色而強禦無可異若曰吾以之事其君一
家之事非所與也已 是時太夫人春秋高論者
以爲公身未可許國今數摩切左右以已委之
而不擇其險易亦大雅明哲之所懼也予始聞
而惑焉及察太夫人之行事與其言語然後知
或者之論非質也凡公之所以蹈難不顧號於
王庭者皆太夫人志也太夫人之言曰能爲君

之臣者斯可以爲吾之子不能爲君之臣者必不可以爲吾之子子而學焉所以學爲人臣也既爲人臣矣而忘其所學則非吾之望也故子而處者以處之道與之子而出者以出之道與之在家者修行底善無所干言於朝在朝者獎義匡過無所勤思於內且吾子諫臣也奈何以我之故當國家之難而不一道也是以公順其意而正色於朝寺人之亂首發其謀不遂而退耕於野五年之內瀕於危者數矣太夫人彊飯

食輕步履示以泰然之色而告之以順命之正要於臣子之義無闕而已且公之奮然於有讒也長君豫瞻次君雍瞻寔與聞焉若此者其猶然王母之意乎何一家之德遠也蓋侯氏世有顯人後先乘軒不減古之公族而又代以禮義爲永永之訓是故侯之子弟羞富貴重廉謙貴老而使幼而太夫人家本儒者克襄夫子警公路之刺而大三壽之德施之於後而無不若所固然也抑太夫人亦觀於昔之所謂粲粲者乎

美其衣服而儉於爲義度其人亦未忍於遂忘其親也失於一時之所從欲反而不可復得則不得不徇以父母之身而輕絕其先祖之諡及時勢再易悲其晚晚而無如之何則重爲戮笑天下議其爲誰氏之子而因以譏其身之所出不孝孰大焉今太夫人行年八十復見當世之清明而長孫卽出而有用於時諸子若孫確行練學備端士之選雖顧瞻在側有不存者然以公之憂國盡瘁不有其年而上之於母而太夫

人之身乃以享於無窮則公雖息形便房猶之乎行其臣子之義也咏介壽景福之詩而無忘其原本之志凡爲子孫者其念之哉

妹一人其所謂少子季女之恤又已至矣至於

不孝孰大焉今夫人行年八十復見當世之
其氣本之志只為子終皆其念之若若孫確行
乎計其百子之義也亦介壽景毓之精而無惑
人之良以享於無窳限公無息逝更氣餘之

大何母毛太君六十序

何母毛太君者賢母也教其子謂聖以讀書學
古之道可謂至矣教謂聖而及謂聖之弟三人
妹一人其所謂少子季女之恤又已至矣至於
今年且六十而為母之子之友者始羣稱壽焉
顧念母之獨居而教子則十年矣歲月日以加
而母氏之教日以勤遠為之子者可不夙夜無
寐念其勞苦哉然謂聖之所以自處者則已甚
也代其母以視弟與妹者則又甚也敝廬窮巷

服餐不繼而瞻誦不怠績文昭如經營積勸弟
妹成行婚匹無不得也此在素封之子好言仁
義者猶或難之而謂固窮者之易行其惠非情
矣且謂聖高才燻耀衆士扶服而每試不能發
舒其志溥見之未嘗不執手曰嗟乎子之難也
夫富貴貧賤旦夕殊觀而情事之形先於家室
今以謂聖之數奇而屢蹶而母未聞有幾微之
不平動乎顏面此豈不深知爲其子者之博學
遠大無役役於目前而急之以傷其志哉况母

相夫子以有成家產滋殖而欲子之大有爲也
爲之禮賓客治飲食卒以煩累以旣於困母有
湛氏之志而子未見士行之報其謂之何則溥
又有言矣稱壽者不稱水之流而必之山不稱
凡木之榮而必之維松與栢以其能止與久也
所謂不能止與不能久者一敗而不奮見可悅
而移其情之謂也則今之爲謂聖誦者正其學
而強其骨嗜好不搖以待夫時之至所以壽母
者莫大乎是矣

卷之二
錢昭自先生五十序

而願其骨節之不辭以於夫部之至湖以壽君
而蘇其計之階也限今之為階聖簡者五其學
其木之榮而後之蘇蘇與林以其謂進與入也
天有言矣謝壽者不辭水之流而必之山不辭
其刃之志而必之木其士之辭其階之向與也
論之斷實者必於食卒以財聚以相於因於亦
財夫平以中則之商而於平之大小不為也

錢昭自先生五十序

稱人壽之道以其所際者言之乎抑本其所以
立者言之也夫以其所際者言之則人將先求
乎自寬之遇望其寵而榮其志苟富貴適意者
莫不期遙大之曆發胥慶之辭不必當世之賢
者而始能之也惟本其所立者以為言然後高
明之家不敢以一日之豫有所過祈於天而正
直以處者不言祝釐而常為神明之所與是故
人生之始體應八卦氣備五行使匹夫為善當

其成童之日已有千歲之計况今之大人君子
德究天下者乎若吾昭翁先生躬植人紀爲世
楷則筮仕以來辭豐處儉歷其勞苦有封疆之
託於是脩安攘務平富鬪戰之日百姓安之先
生不伐其功而退居於鄉窮邊之民與凡爲將
吏名執事者莫不歌思焉是以先生身閱當代
之治亂而意無所動年及艾而不生二毛亦其
自立者強也然而先生之所以得至於今日者
其艱難險阻未易一二言也大璫之變成於倉

卒而一時和之者遂因其勢以搖四海聚正人
而被以部黨之名加之燔灼先生獨起而抗之
折其強武以清君側遂嬰竄逐瀕於大危而先
生志在聖明彈琴詠風之際殆有古人之悲焉
或曰璫之有意於鉗掠也內廷之臣爲甚其外
者次之先生固居外者也海上之隱其猶可解
歟抑知外臣之及於禍當其時尤有不測者焉
任之以疆場而隨之以深文奸回之吏伺其長
短一不當而卽加以不道之辱卒以先生之廉

而多大功不能爲間而又以其爲廓園魏先生
之執友也鄉邦之戚當與同難是時非獨先生
岌岌也卽先生之子彥林仲芳負天下之奇節
公正慷慨動稱先民將不容於匪人之譎訛則
爲先生之一家者不亦殆乎及之引爲其其代
聖人旣出群悖始解先生猶被裘採薪無意於
珪爵之榮而王命游加寄以心膺有司日至其
門勸先生之一出然後知君子之所立益不可
苟然而已也事存乎高閎而不與其家人之謀

成勞在國大其廓清之志而義不更於憂患則
今日之舉爵亦蒼生之所望也孫卿之書有曰
國安磐石壽如箕翼若以稱先生也則庶乎矣

固矣樂不謂以貧... 今日之舉... 如彼亦固大其... 更於憂患限

龔南虞六十序 代張受先

予少為兒時即識所謂龔氏姑丈蓋自予之祖
姑適於顧故顧之諸叔若太因仲佳儼若星寰
於先君子皆有兄弟之道丈之匹則諸叔之女
兄弟也稱先君子為兄而先君子稱之曰妹予
小子稱之則曰姑名雖中外義猶一家相與以
德且世世矣丈年未束髮則列諸生是時弟子
員數狹不及今什之二衡文者恒貴重其器物
不以假人高大之門欲媒取而不得其術而丈

以童子備其選一時長者矜爲殊能予猶記數
歲時學誦文字先君子撫而言曰以子之年而
望青青之子矜若龔氏姑丈可矣丈亦時至啗
予以糗餌予見丈亦輒持其袖以其所贈爲樂
今雖壯大少時之情未或可忘也然丈雖少爲
諸生頻邁家閔人倫之厄易以傷志而丈與姑
鞠力以處克康其室君子於是知其難也且以
丈之材奮其時勢足爲國用而適無其偶徒發
唵噉之嘆顛毛已白而顧其後人復不聞所謂

洗洗之羽出其閨闈丈之意其將有發憤感慨
寄其無聊者乎雖然丈無子而有其女不獨有
其女而且有其兄弟之子以爲子兄弟之子少
而能文而女之所託則浦子聖卿予之中表兄
弟當今文士之峩然者也聖卿之得志於時也
予將見之矣則與丈之得志寧有異焉夫以丈
昔日之多艱家無一畝之積而今則可以瞻三
族以予之姑有逮下之仁不能獲男子之祥以
安丈左右之所求而晚且有子僭之遇行見其

被章服以寧胡考繇是觀之丈之得全於天可謂終吉矣予故樂隨諸叔之後遠申一言若言之不文猶然曩日也

予雖愚之矣固與丈之辭志寧有異焉夫以丈之辭志於今文士之辭志亦已遠矣予雖愚之辭志於今文士之辭志亦已遠矣

王母俞太君八十序
為母與為婦之道未聞其有以異也然君子於凡為母者必重言之夫亦論其事而已矣為婦之道嚴事舅姑本其初生之謙順以奉承乎宗廟則徽美章顯而瑕過隱塞一家之人無不稱願焉或當命之不淑歛制壹意不念其後而捐身以從後世高而紀之曰某氏之婦賢且烈也如是則其事畢矣若為母者始為人匹繼為人本幸而賦君子之借老則執勤以終不敢言瘁

不幸而身稱未亡則男子之事皆其事也代夫以養其尊者而又爲之謀其似續經紀其物以光大其宗義取於從子而事難於治外故爲婦者不必其爲母而爲母者無不兼乎爲婦歷歲多而處變審未有踰於斯者也吾友王錫之爲瑯琊之令族自高曾以至王父三世皆爲貴人而錫之之母俞太君復爲廷尉俞仲先生之子本高門而適良匹士族之盛孰有過焉且先生以鄉大夫之適子敦行屬古六藝之文歸其藩

園而輕貨財廣賓客以不有所聚太君雖盛於裝遣亦盡其儲以佐夫子之慷慨迨先生已亡而錫之兄弟孤立則廉吏之後有葛衣之嘆矣然太君之教諸子也不以昔之有餘而有所憾於今不以家之不充而有所致疑於道躬帥女憲爲後表式言不踰闕而教若都授是以錫之輦革之日卽有廣智之譽至於衣裘帛而舞大夏則隆名成焉辛酉之役主文者讀錫之之文而悅之欲冠一經而卒有所阻同人之悲其

傷已甚要之不足以難錫之也上字之遇文字
表襮而必原孝弟今錫之既攬涉英文領其光
實而撫兄之孤常若已子事嫂之禮猶之事母
則登德而受寵置身於日月之側豈其遠乎故
太君之春秋八十勤勞險阻備嘗之矣而予小
子私慶其無憂者則以爲有子若孫克繼前業
從容以埃之大帶之飾固其初服也然反覆道
之而不敢忽者則以母氏之篤苦較之豐少之
年持明白之節者難易又相百也爲錫之者思

親之年而無小其南山之義爲錫之之友者詠
世之德而無隱其烈考之志蓋具在乎斯祝矣
何則凡今之人固無不有母也嘉祉之駢會也

於是舉邑之人於給諫之旋里門而上壽盛詩
歌衆尊壽島豫而發德咸有燕喜之功焉雖然

太君之春秋八十勤勞險阻備嘗之矣而予小
于私慶其無憂者則以為有子若孫克繼前業
何傾孔今之人固無不有母也服也然反覆道
世之勤而無烈其厥考之志蓋其亦平淇源矣
縣之平而無小其南山之美為難之必文皆藉

許給諫母夫人七十序 代

嗣皇帝御服之元年給諫以奉常累勤晉今之
官而太夫人之七袞當之抑何嘉祉之駢會也
於是舉邑之人於給諫之旋里門而上壽盛詩
歌潔尊壘鳴豫而發德咸有燕喜之助焉雖然
觀乎後者不可不序其初聽乎謠樂者不可不
原其艱難之所自始夫惟出乎艱難而謠樂漸
與之應然後知今之所受者非幸也若給諫之
三歲而失怙讀書恪行訖於成人太夫人之矢

靡他而視鞠子食貧不給而律身以爲訓則艱難之至矣是以四時之盡而有堅冰冬之義也百物聚瑞而良玉是表君子之德也稱婦人之志與操而取象於斯不其重哉不其重哉而給諫於跽隱之日即承母氏之懿以名其堂徵之宗族而順也徵之家人自臧臺以下而順也徵之鄉之艾者與其孺子而順也則可謂之質矣且繇諫官之職而廣忠孝之思昔之人蓋嘗言之倍天子而正三公之不逮莫有近且嚴者也

束修之士志乎致主不爲宰相卽當爲諫官然宰相之位積久而始達不能遽行其意而任諫官者釋躋不五載卽得立乎殿陛贊我后之大猷則是官之爲良非獨天下之令子拜獻而求致焉凡爲賢母者無不欲其子之至於斯也且以人子之身而言拜獻所拜且獻者亦誰之身乎固父母之遺也父母遺之而教之以立身又教之以事君當夫勝衣之年卽裁以強仕之道覽乎孝經次第畢舉矣是故有子而賤貧父母

之慮猶未見其遠也有子而富貴則所以慮之者無之而不具焉何則賤貧之子謀不周於四壁計不越於布蔬極而規之一家則止矣若夫進於富貴者躬社稷之事而圖莊輔之理爲之而効君之昭也臣之順也爲之而不效則臣之罪也親之辱也一家之慮與夫四國之憂其爲難易固何如哉是以人之爲臣必始於爲子而君之求臣因焉入而不可以對親者出而求贊焉而無所以見其君事君而意有不可明者反

而面於親而不能有以安其夙夜今觀於給諫之端純而彊立斯於兩者無媿矣矧人臣昭塞義在無私而話言之出納必繇時爲馭使給諫前乎此以膺今日之職奮於公道而內受摧抑蟻訟之不已而無繇布其四體卽欲歸而垂魚擁佩上食於母氏之前一稱謹都其可得乎夫忠孝之盛衰常因一時之治亂而責在喉舌神聽攸係此不佞尤以聖人之出爲茲獻祝之大者也則從此而國家奠焉子孫象焉篤其忠貞

而底於大孝簪履之德世焉可也

楊太夫人八十序

代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此魯頌闕宮之辭也然因是詩而廣之其義通於人臣矣是以爲人子者立行於家而君顯其身有得則親同焉有祿有位則親同焉非惟同之而命之所及必先推而上蓋亦根本之理和順之効也雖然君寵之而不能必其親之可安及可安矣而不能必其飲食之福久於其君之賜斯又日月在天埃之而已若夫罔卿楊公之太夫人行最賢春秋最高

則考之於道分且齊至焉太夫人生於高門歸乎上士內則之文未有不正也家人之義未有不舉也而遇則已傷矣爰嘆彼婺在其盛節豈物情之可抑乎而太夫人觀於際之前後事之難易存其身以發志則惟罔卿兄弟之是帥是訓也篤教不窳而罔卿以加布之年遂列名王所迨服政而土厚物良鳴琴可聽至於近天子之光大圭宜焉孰非母氏之軌憲哉乃言念苞茂季子則已貴矣諸孫之中又有出而行其學

者矣若是乎世德世官惟太夫人始之則歷小劫之風雨而顏色不渝登年未艾固自然也至於今始曰耄焉列諸綦縞之中亦可謂國老矣而又居殖殖之庭被朱黃之服所以享糗受秩者豈其旣哉不佞辱在衿契方欲酌禮獻頌而罔卿之門人已盛衣冠而謀所以進言夫繇子弟之念發歌謠之誠爲之說者不得文也祇有懷此一章託對秋月而已

呂翁七十序

稽諸禮經所謂王者敬老之文抑何至也然而不能通之於今則時爲之也夫時之所殊大禮因而損益豈敬老之義當世遂絕與蓋亦行之有不同而其法與意卿大夫士庶適爲之節文也間以意論之引年之典莫重於古而不聞所以稱壽之禮鄉飲大射之儀在今則古事而已而求其順齒而加敬焉文雖不舉而家修其實孝子以之事親嘉賓以之答貺自曰艾以至期

願之歲未敢有忘以是知壽之爲說卽古王者
敬老之遺教人爲孝之道也吾友賡虞當其大
人之七十而徵詩舉觴盡四方之士發其美祝
於禮不已備乎然則質而名之本其近古者以
爲之辭誠哉其朋友之事矣賡虞刻身度萬敷
文單要而纏綿天性尤其自然嘗與予言其六
七歲時見其大父訓翁坐跪嚴切卽涕下交如
退思勤勗予聞之未始不窮窮然也翁年逾壯
而承父之教有嬰兒之色賡虞之年未及受經

而見翁之所以事父則油然以起非純於孝而
思其大者安能乎是以翁左右將順視疾病而
偕患難歷年七十皆其爲子之時也及今而賡
虞繼焉爲子之道猶之乎翁則呂氏之世有其
父世有其子王者之意行於一家可也况進而
詠王明懷三德大孝之終不愧昌志豈獨有廬
有畝盛賓客而輕貨財傲彼錫爵之爲樂乎予
之於賡虞素矣重翁之壽而言其人其所爲朴
厚高淳者不能次第其詳而止言其根原之善

一於孝乎正之是則天下之通敬老近父之所
繇興也



唐封翁六十序 代

錄世德而言春秋之曆衍五疇之論極其上者
若深本之有稊不為異也是以茗上唐翁之壽
人之獻辭者莫不序充服贊介圭美其所受而
富為之說蓋曰吾其共後先文鷄之列以侑步
壘也若然則翁之為壽一天之福民也哉夫次
其安吉不如稽其人者之有禮也語其子孫不
如從其身者之有原也今以翁之少長詩禮譽
出人倫以廸以和歲暮而節不變其於古者吉

一錄齋集 卷二 詩話 三
士之行夫已性之矣是以及於兄弟兄弟則宜
及於族人族人則潤念常棣而輕貨財耻生分
而不自有其產亦義之至難者也積美自躬而
顯白在後貞瑜神瑛之茁長公先發其榮則翁
固綠綬而執簡矣以近之稱富貴者觀之方謂
時之粲粲可以豐屋廣層出入矜曜窮天下之
娛而翁則益自儉削車駢不陳臧獲循誠若謂
斯人之穀也好爵之自天也既受其賜矣如之
何其輕之於是隱焉而托之於詩夫詩之爲教

具於風雅而稽其所自寓物寫事皆發乎君子
之正翁而有當於斯情性既合而篇章與應未
有不極其溫厚和平者也則凡獻壽者之雜然
而來也盍因是而繇繹焉詠楚辭之覽揆考嘉
憲於惇史竊以爲愈於乘瑤華而褒青蛇也

六平壽子

蔡翁蔡母六十序

爲朋友之父母壽者必先以朋友之德將之致其美愷發其歡心然後夫人之言舉焉故爲人子而欲壽其父母者有其志者也同爲人子而壽人之父母者有其辭者也志不可明而托於他人之辭他人不能虛爲之辭而必因乎其人之志則孝與弟備矣夫然而今日之群酌醺獻祝於伯引之二人者蓋亦繇其道也伯引學嚴而格方非前者之言不稱非遠古君子之行不

道若人者不聽於塗巷可以知其門內矣雖然其枝之修也而有其本也夫本之爲言正乎其親之謂也故子賢則親之賢子聖則親之聖自天子至於庶人其義未嘗不通也况身有其隱德與令名者乎然則稱吾翁與母者言其平日而已矣吾翁吾母菲衣約食帥仁義以教伯引而伯引之爲子也當食則有問當寢則有問亟亟乎惟身之曷澣以順其朝夕則所謂言其平日者非獨二人之爲也一家之善出其中矣雖

然自翁與母言之其善一家也自伯引之爲子者言之使得君而顯其身所以及國者不外是也夫天下之任其勝之者不預期而士之有志者當困約無聊窮愁讀書之際嘗意之以自廣旣以豫已矣而又以豫其親遣其不平而使之濶於觀後不亦勤勤懇懇愛敬之至哉是以伯引當二人之壽援朋友以見志而朋友樂焉而使某爲之誦而某將廣大其說臨文又有慎焉是皆人倫之道不可忽也

皇皆人倫之尊不可忽也
對某公之請而某謀其大其端謂文又亦財焉
民當二人之壽對出文以其志而服文樂焉而
則亦雖對不亦謹慎思慮愛敬之至若是以也



徐伯母朱太君五十序

太君之德鄉之人皆能言之其言者以為女士
也巾幗而道古也三十年獨春獨夏獨秋獨冬
行如白月又經後人以禮男唯女俞節節然裁
於大雅也故用以化盛鬢之嫉妍備玉儀之清
貞徽徽之音起焉雖然其辭鄉人也抑未之有
原夫天地廣大之理首明於易之尊卦生人義
聚矣推說爻象者或云剛朝柔夕陽木陰草要
讀坤文而念勤勞之正萬事告究焉若太君者

非克盡夫坤之爲道者歟當其有肇未施志循
孝論不以冠族自燕滑女子之節也旣歸而膺
祥順和氣內浹兄公女公之倫後房儻奚之屬
靡弗彤洩君婦之職也及靜好不終鬢而立於
上下之間見君舅君姑身稱子見諸子身稱父
於時尤有難焉太君則顏色必臧饅饅必柔代
夫子之祿養而群嗣用綏家其及事者室其不
館者妃匹有序長幼是穆蓋足嘉也至於龔教
不懈列童子而受書或口授經義手畫方甲重

閨之內奧塾之際聽其歌詩弦誦若在西河焉
此亦子政之傳所列上科也是以太君之子架
學區中咸輝然有白圭振鷺之譽而九一尤被
猗長承訓暮以自黼藻行惟庠序言惟琪琚今
則已發軌矣亦祇秉母氏之則約清履方襮其
霜雲求之本迪九一上德於太君太君上德於
夫子一坤道之所爲作成也故邁新聖而出潛
玉太君之幽懿即當著於大烝之彝而溥等先
於茲五十之生日一申言語夫亦以朗節在人

榮香之播竊謂與乘戈之謳殊焉

錢如春六十序

圖史之爲美非必其諷咏之也但使與周旋久
近紙墨而望顏色卽所業以列屢蓋亦可離彼
汶汶永此賦年矣且觀世所稱夸利或逐星軺
困霜鎌寄情於蹲鴟留眄於稌穰皆未免蓋神
傴貌以事塵勞而左右文翰者所習皆正書之
體所游皆六藝之科銀錯日致而風清不雜是
爲豫也錢子學周素知書雖服賈而不離其本
置區高市蓄逸篆異文以來果布又工磨洗長

編勒篇無墜言句無黝字遂罹雅譽於策府其所云交素悉當世魁梧長者而若翁如春復樂從賢茂問往愆之號名舊書之來處開尊勸醕泊然蕭機今有身在承明而念平生者必曰如春吾故人如春吾賢主人以常主翁家翁善訊能慤勤有古道也適翁六十生日其子姓哈舞進觴而欲以余一言爲前夫三壺十洲志記詳委取以效祝翁所熟也且辭亦不比於質則莫若道其典常求所旨擇則風雅之音逾於彈琴擲籥矣又何必其冠解果也

馬建忠

通鑑子句
委取以故
淵源所就也且聲亦不比於質則莫
三壺十洲志記詳
兼齋矣又何必其取翰果也
雅之音逾於彈琴



